

北密歇根

五千米赛跑



回国的前一天,女儿和好朋友世骅,一起站上了五千米赛跑的起点。密歇根清晨的空气带着点凉意,像是告别的味道。我和爱人站在场边,安静地看着她们。

这场为“Ele’s Place”办的比赛,聚拢了很多。天刚蒙蒙亮,临时搭起的帐篷散在各地,摆着饮料、水果、简餐。慈祥的老人们扮成卡通人物,佐罗在人群里钻来钻去,志愿者们脸上挂着笑,连那辆静静停着的消防车,都透着股暖意。没有刺耳的哨子声,也没有紧张的保安,人群自己就形成了一种流动的秩序。一个卡通人偶特意走到我面前,比划着要

合影——在这儿,我这副异国面孔,也就是个普通的参与者。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,旁边举着手机的路人,目光都投向同一条跑道。

参赛的人像小溪汇进大海。有拖家带口的,有手拉手的夫妻,有呼朋唤友的团队,五颜六色的跑衫标示着不同的来处。最让人动容的是队伍里两位老人。他们手腕上连着一根特制的橡皮手环,彼此牵引着,步子蹒跚,却走得特别稳。后来才知道,那位79岁的老人,曾是跑马拉松的好手,二十年前一场意外,几乎夺走了他的视力。心里那份想跑的热望没灭,就和69岁的老友约好,用这种方式,

继续走在这条他们热爱的大道上。还有那些推着助行器、走得很艰难却依然坚持的身影,阳光下拖出长长的影子,无声地诉说着生命的坚韧。

“Ele’s Place”——这个名字,这个为那些失去亲人的孩子和家庭提供庇护的地方,就是今天大家奔跑的意义。它的名字和它做的事,像背景里一条静静流淌的河,滋养着这场关于生命、关于失去、也关于坚韧前行的集体仪式。

起跑的号令响了,人群涌动起来。女儿和世骅的身影,瞬间就融进了这条奔腾的河流。我们屏住呼吸,目光追随着她们。跑道延伸开去,像极了一条未知

的前程。每个人的赛道都在变,终点也各不相同,路上或许有雾有荆棘,或许崎岖坎坷。但只要脚步不停,只要还愿意向前迈步,终点那头的鲜花和掌声,不过是跋涉之后,自然而然抵达的一处风景。奔跑本身,就是一种人生姿态。

终点线近了。她们奋力冲刺,越来越近。汗水湿透了衣衫,顺着年轻的脸颊滑下,在晨光里闪动着。那一刻,在那被汗水浸透、因奔跑而发光的脸上,我看到了某种难以言说的东西——一种光亮,一种无论身处何方,面对什么样的“路”,都让人愿意相信、愿意跟随着,继续往前走的力量。



章小兵 中医药工作者,喜文学、旅行,散文刊于多家报刊。

墨尔本

父与子

两年前,我在墨尔本的二手网站上给父亲买了一辆电瓶车。父亲十分惊喜,但骑车时还保留着爱按喇叭的习惯。我理解,但不能接受,

于是回家后给喇叭按钮做了个翻盖,要求父亲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按喇叭。

没过多久,父亲骑车出了状况,他在离家一公里的窄巷超车时,为了避让前方走路的小伙子急转车身,错拧了加速,撞到篱笆,摔伤了手脚,好在没有撞到对方。被吓到的小伙子还搀扶起父亲,又帮他拨通电话联系到了我们。

我和母亲到现场后,得知是父亲的错,向小伙子道歉后,把他扶进车里,开始嘟囔:“你前面有人,怎么不按喇叭了?”妈也随声说:“不



让你按喇叭,就非得和人家抢路?”爸也不再解释,只在车里哼哼叫疼。

检查完,没有大碍,但看着换算成人民币的天价医药费,父亲十分后悔,我反而像个老父亲:“医药费倒是小事,伤了身体真不划算,您都这么大了,无妄之灾,得不偿失。”在医生给爸缠上绷带的时候,我仍然不放过他:“您让人家先走,顶多耽误一分钟,这一分钟都浪费不起吗?”

我站在道德山顶,居高临下,喋喋不休。总感觉小时候被不分青红皂白批评的报复机会到了。可是任凭我怎么,父亲都不接话。那一瞬间,我有点失落,想斗嘴却没机会斗嘴,真是无趣。

回去后,父亲说再也不骑电

瓶车了,我知道,他是对医药费有了心理阴影。

再之后,我把父亲的那辆电瓶车据为己有,当作自己市区代步的工具,省了不少停车的麻烦,这倒有点儿像是因“祸”得“福”。

一天下班,下着大雨,我不想麻烦妻子来接,于是自己骑电瓶车回家,顺道去超市买菜。路上,雨水打湿了镜片,我单手擦镜片,失去平衡,摔倒在十字路口,流了不少血,被送到医院后,我闭着眼准备接受狂风暴雨的指责。

果然,妻子和母亲都批评了我,我满是委屈,准备要发泄,这时父亲把责任归到他自己身上,说上次摔倒,把车把手摔得不好拐弯了,一句话替我解了围。

我本来想辩解的话,在父亲说完后,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。我又感到有些内疚,他没有“乘胜追击”,没有“报仇雪恨”,反而给我“背锅”,为我“挡了子弹”。

直到我出院,母亲还在埋怨我不稳重,妻子也一直念叨我不拘小节的行为,父亲依旧什么都没说。不过这次,不管他们是什么态度,我一直带着笑,我不需要和他们争对错,父亲用他的无声教会我,要像山一样大度,家人之间不必斤斤计较,也不用在乎输赢得失。

后来有一次我骑电瓶车,母亲打趣说我比父亲勇敢,毕竟他一直都不敢碰电瓶车了。换作以前,我听到这句话,可能会自恋地炫耀“一山更比一山高”,但那次我没有。



葱花薄荷 毕业于南京大学,留学墨尔本并曾长期旅居。因想为女儿留下“万卷书”和“万里路”的印迹,遂用理科生的思维写感性的文字,用汉语的美写世界的篇章。

克州

半是湖水半是沙

新疆有两个白沙湖。北疆那个在阿勒泰,靠近沙漠边缘;南疆白沙湖位于帕米尔高原克州阿克陶县,在喀什去塔县的国道路边。“这里不是马尔代夫,却有比海更蓝的湖水!”旅友们这句最火的赞语,使我对南疆的白沙湖充满深切的向往。



走下大巴车,站在海拔3500米的白沙湖畔,眼前独特的景象让人一时失语。整个景区,一半是浩瀚的白色沙漠,一半是平静的碧蓝湖水。连绵起伏的白沙山横亘于前,大大小小的十余座山丘被银白色的细沙所覆盖,那历经千万年风化的白沙,

在高原纯净的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。山脚下,一汪湖水在天空、白沙和雪山的综合作用下,呈现出一种别样的、深邃的蓝,蓝得似乎有些不真实。那湖面纯净得如同融化了的宝石,又像是一块被群山捧在手心的翡翠。半是湖水半是沙,真是人间绝美。

没有一丝风,静卧于高原群山之间的湖面,平静得如同一面巨大的镜子,白沙山和远方的慕士塔格峰、公格尔峰与公格尔九别峰的皑皑雪峰倒映其中,雄浑壮美,虚实相生,让人分不清哪是山,哪是地。

苍茫的高原上没有一棵树,天地间只有最纯粹的山、水和沙,这种近乎蛮荒的美,美得让人窒息。

走在湖边木栈道上,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:这半是湖水半是沙的奇景,是如何形成的呢?王

爽导游娓娓道来。

历史上,这里原为盖孜河源头两条河水交汇之地,水位随季节和河水流量变化,丰水期为湖,枯水期为沼泽。原来水域较为零散,被柯尔克孜牧民的帐篷和定居点分割成多个小水洼。北岸白沙山的白沙主要来源不在岸上,而是湖底。常年冰山融水携带的大量白色砂石,沉积在湖底。白沙山正对着盖孜河谷口,每当旱季湖底露出,狂风便卷起湖底沙粒吹向山坡,风出谷口后没有了峡谷效应,风向分散,风力减小,大量沙粒便在北岸堆积下来。每有大风吹起,山上就会发出响声,因此白沙山又称为“响沙山”。如此亿万年往复,终于聚沙成山,成就眼前奇观。当年电视剧《西游记》中的流沙山,就是在白沙山取的景。

2012年建成的布仑口水库蓄水后,山前山后原本互不连通

的水洼连为一体,成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白沙湖。

离开白沙湖边返回停车场时,路边一个看似普通的路牌钉住了我的脚步。路牌竖杆顶端的牌子上写道:“G314国道一路通三国”,下面左边一块牌子指向塔吉克斯坦,右侧三块牌子分别指向中国塔县、巴基斯坦和阿富汗。这块我此生所见的最牛路牌,使我深深感到白沙湖不仅自然风光绝美,还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

从张骞凿空西域的汉代开始,这里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繁荣与衰落,留下了无数商队和旅人的足迹与故事。中原文明的熏陶,西域文化的浸润,不同民族、不同文化的碰撞融合,使这里形成独特的风情。乌孙国、莎车国、疏勒国……这些古老的名字,如同一串串璀璨的珍珠,串联起白沙湖地区悠久的历史。



贺震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,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